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編道家類

伊尹書一卷　商伊摯

辛甲書一卷　周辛甲

公子牟子一卷

田子一卷　周田駢

老萊子一卷

黔婁子一卷

鄭長者書一卷

任子道論一卷 魏任嘏

洞極眞經一卷 魏關朗

唐子一卷 吳唐滂

蘇子一卷 晉蘇彥

陸子一卷 晉陸雲

伊尹書一卷商伊摯撰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是伊尹名摯也詩商頌長發鄭康成箋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是阿衡乃伊尹官號非名也孟子辨伊尹割烹要湯之事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湯使人以幣聘之云湯三使往聘之出處詳明如此何史遷誤信戰國游士之談而以爲媵臣負鼎

俎豆誣之也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茲從逸周書呂氏春秋齊民要術劉向七畧別錄說苑尸子等書輯得十一篇其有篇目可攷者五篇餘俱收入雜篇錄爲一帙四方令區田法及論公卿大夫列士體國經野與周公規模不異本味一篇要即鹽梅和羹之旨而以奇偉之筆出之不知者遂以割烹傅會而有庖人酒保之枝辭也至於九主之名及皿職貢之策與戰國術

士語近殆所謂依託者乎今亦不能區分統真一編依班志入道家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伊尹書

商 伊摯 撰

四方令逸周書曰伊尹朝獻商書不周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　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

珝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南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逸周書王會解）

本味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

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集韻入聲十九鐸鑊嚄注引伊尹曰甘而不餉肥而不餕酸而不酷顧野王玉篇口部嚛字注引伊尹曰酸而不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肉之美

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許慎說文解字禾部秬字注引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集韻去聲三十七号秬字注同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揺水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不可强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要矣豈越越多業哉呂氏春秋本味篇

先己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

不於彼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呂氏春秋先己篇

九主

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記殷本紀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劉向七略別錄

區田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

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行人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爲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

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一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七寸

齊民要術引作九寸據後漢書注改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茇之區間草以劃劃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釧鎌比地刈其草矣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氾勝之述伊尹區田後漢書劉般傳章懷太子注引上農區田以下文選卷五十三嵇叔夜養生論李善注引上農區田至得百斛文句皆小異

雜稿凡佚文無篇目可考者隨錄於後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五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尸子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昌韓詩外傳卷三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焉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尙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髮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劉向說苑君道篇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說苑臣術篇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同上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後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說苑權謀篇

辛甲書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傳以爲商太史劉向別錄以爲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爲公卿封長子漢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左氏春秋襄四年傳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韓非子說林引其與周公議伐商蓋之語是佚說之僅存者據輯并附考爲卷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諸銘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書與太公書同入道家知非取謀慮而叩寂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辛甲書

周 辛甲 撰

虞人之箴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春秋左傳襄四年

散篇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

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盡服韓非子說林

附考

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杜預注辛甲周太史孔穎達正義晉語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

漢書藝文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公子牟子一卷周魏公子牟撰漢志道家公子牟四篇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茲從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所引捃摭猶可補四篇之缺理見其大清辯滔滔宜乎折堅白異同之論使公孫龍口呿而舌舉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公子牟子

周 魏公子牟 撰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

問經堂叢書

没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

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焉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秋水篇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

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戰國策趙策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引桓子新論曰傅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又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七引魏牟見趙王王敗縱而冠不成與縱作縱約用此篇之義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莊子作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莊子無猶字不作未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呂氏春秋作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引作詹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之言幾忘語吾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劉向說苑敬愼篇

田十一卷周田駢撰駢齊人與愼到接子環淵皆學黃老之術皆有所論附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注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玆從呂氏春秋輯得佚說三篇其一篇與淮南子所引互有詳畧異同參訂校補並附考爲卷其說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始尸子所謂田駢貴均者邪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田子

周　田駢　撰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淮南子無者字）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呂氏春秋引無此句據淮南子補）願聞齊（淮南子無齊字）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淮南子作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淮南子作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呂氏春秋作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

五帝以昭神明以鴻呂氏春秋引至此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耼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淮南子引連自服齊國之政焉下呂氏春秋執一篇淮南子道應訓並引此節詳畧不同互參訂補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呂氏春秋用衆篇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子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

謂田駢曰容士與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如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素樸 呂氏春秋士容篇

附錄

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漢書藝文志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此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莊子雜篇天下

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騈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同上

田子貴均尸子

陳騈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呂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

齊人見田騈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騈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騈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貲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戰國策齊策

老萊子一卷周楚老萊子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注楚人與孔子同時隋唐志皆不著錄蓋佚已久茲從莊子孔叢子尸子皇甫謐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爲卷家宛斯先生繹史云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一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

同也翰案史記云老萊子亦楚人明與老子同國孫綽遊天台山賦躡二老之元蹤注二老老子老萊子也二老道同故以之合傳衿知規仲尼以莊子引之自是老萊語後人誤爲老耼國策或謂莊賁引老萊子敎孔子事君但言孔子亦卽指子思非仲尼也穆公時老萊猶存此所以稱壽者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老萊子

周　楚老萊子　撰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智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而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有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

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莊子外物篇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事君道行言聽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

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子抗志篇

國策或謂齊黃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尸子引老萊子

老萊子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皇甫謐高士傳

附錄

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史記索隱引有國無道二句

老萊子者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史記老子列傳

老萊子古之壽者劉向七略別錄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褊襴衣裳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烏

老萊子

於親側後漢書注引列女傳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人莫知其所終也皇甫謐高士傳

黔婁子一卷用黔婁先生撰皇甫謐高士傳云黔婁先生齊人也脩身淸節不求諸侯又言著書四篇言道家之用號黔婁子漢藝文志道家黔婁子四篇注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顏師古注引漢藝文志有黔婁子著書黔作黚與今漢志文異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諸家亦無引述之者惟曹氏庭棟搜採孔子及羣弟子言行仿曾子集語作逸語中引黔婁子述聖言一節記原憲事一節所據之書當為不傳秘本既不可攷姑依錄之

並附考爲答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黔婁子

周　黔婁先生　撰

子曰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曹庭棟逸

許引黔婁子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原憲攝敝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無財謂之貧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同上引黔婁子　案此節韓詩外傳卷一劉向新序卷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无能子皇甫謐高士傳皆引之文句小異茲引作黔婁子在五家書前當是原出處也

附考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淸節不求進諸侯聞之競以禮聘不就魯恭公聞其賢使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以爲卿又不受著書四篇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皇甫謐高士傳

鄭長者書一卷周鄭撰入姓名缺漢志道家鄭長者

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

人不知姓名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韓非子外

儲說引一則是佚篇中語據錄以存一家說主虛無

無見深探道旨不且隱合禪宗乎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鄭長者書

周　鄭長者　撰

田子方悶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欲知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韓非子外儲說

任子道論一卷魏任嘏撰嘏字紹先一作照先樂安
博昌人官至河東太守附見魏志王昶傳裴松之注
引嘏別傳敘述甚詳別傳稱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
餘言隋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
唐志同又別有任嘏顧道士論三卷馬總意林亦載
任子十卷於人物志三卷後注云名奕考諸史志無
任奕著書之目奕蓋嘏之訛也今其書佚意林載十
七節又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九節參
互考訂並附別傳爲卷初學記引作任嘏道德論他

指引作任子茲依隋唐志題任子道論既訂名奕之訛因改題魏任嘏籀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任子道論

魏 任嘏 撰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爲智不勤教則無以爲仁馬總意林卷五引上二句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三引有下四句

喜能歌舞怒能戰鬬意林卷五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同上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君不知治亂之所因

者凡民也同上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也御覽有也字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意林卷五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

聖是纍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溼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惟聖人能節之並同上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

神龍不處涸谷之水鳳凰不翔蔚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意林卷五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惡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霸者難佐（並同上）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三十七）

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爲戎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同上）

有黃金則鍋石（缺一字）有明珠則魚目淵故一眞起而萬僞動一利立而萬詐生（北堂書鈔卷九十九）

譬喻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也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

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徐堅初學記卷十七引任嘏道德論曰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文句脫略不全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引任子此節差完具

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初學記作蟲據御覽訂之俊龜龍爲

七十卷三十六 太

介蟲之長梗楠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初學記卷三十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五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謝太平御覽卷三 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善注引上二句無爲字

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囚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九

丹淵之珠沉於黃泥太平御覽卷八百三

附錄

嘏字紹先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雄字子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并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

[illegible][illegible]傳補校

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假取值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僱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其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假自取本價八匹其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假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假假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假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假應其舉爲陽翟侯庶子相國東曹

爲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爲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魏志王昶傳裴松之注引嘏別傳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又卷四百二十六又卷四百三十並引任嘏別傳較裴注爲聯裴注脫字紹先三字據御覽補一作照先

洞極眞經序

魏 關朗 撰

朗業儒藝書積數世矣自六代祖淵會爾朱之亂徙家於汾河所藏之書散逸殆盡其秘而存者唯洞極眞經而已六世祖嘗謂家人曰洞極眞經聖人之書也吾後數世當有賢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於稷契倘不時偶其顏淵之流乎是經之蘊當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聞遺言於祖父敢不勉勉以發揚先祖之意乎因伏讀累年思以傳次然而性蒙識泥不能洞

遠聞崆峒山有桃先生者世之異人也故往師焉至之幾歲孜孜端未嘗敢廢弟子之禮一日齋戒盥浴發卷以請其蘊先生乃掩卷而歎曰此天地之樞機聖人之蘊奧也潛而不傳也久矣子孰從而得之朗具以先祖之言告先生因爲朗著翼以明其大端作則以指諸人事於是洞極之義煥然可詳朗既得而歸有頃聞先生已飛昇矣嗚呼聖人之言將假先生而視諸人耶將不可使下民知之耶何先生之傳而不留矣朗以爲天以先生而啓之而不可以先生盡

之使書之者其非朗乎因以先生之義則附於經又編其遺言爲洞極論凡十一篇復作傳以釋其蘊爲圖以序其爲庶乎來者知洞極之道焉時

太和末年正月上休日序

洞極眞經

魏 關朗 撰

生傳第一

三生式生式生式生洪明正一式冥虛傳曰冥物始生也一式形虛爲傳曰形虛爲質始成也一式罔不利傳曰罔不利濟於用也翼曰陽秉日生洪哉大也明哉正哉極也惟生故能大盛而極焉則曰聖人以化育天下朗一桂啓蒙翼傳外篇

次萌息華茂止安粹實通九傳 佚

資傳第二

三（三資式資　三式資式）資天生地育而人資焉曰取天地之道曰資輔其資三極之情可見矣則曰聖人以順天地而創法立制三弍資其象以制服器傳曰資其象制服器也三弍資其器以闢田里以興地利傳曰資其器興地利也三弍資其用以化育兆姓傳曰資其用化育兆姓其道大也

次用達典紊悖靜平序通九傳（佚）

育傳第三

三有弌育三弌育弌育洪明翣曰陰能成陽之生曰育育則洪洪然後正則曰君子以承君闢化以育兆姓二弌女子育於家正臧傳曰女子育於家育在內也不正則否正乃臧也二弌乃蛰乃萌育於田傳曰乃蛰乃萌育於田也二弍利用獲傳曰利用獲育道成也

次和塞作煥幾抑冥通通九傳佚

敘本論 能制

生三與三達三實三萌三通三茂三息三抑三

煥三華三幾三安三育三靜三序三止三冥三

睟☲蒸☲用☲初☲悖☲塞☲作☲平☲資☲

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覩之以畫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偶者盡其畫易曰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謂乎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以爲三象是故一爲生之弌四爲生之弍七爲生之弎二爲育之弌五爲育之弍八爲育之弎三爲資之弌六

爲資之式九爲資之式因而變以成七十有二爲

明變論 並圖

生三煥三實三輿三烽三茂三達三序三和三

資三抑三用三作三冥三塞三平三通三發三

育三萌三華三安三悖三止三靜三息三紊三

三生之象育乘其式而爲煥三乘其式而爲實三乘其式而爲輿三資乘其式而爲烽三式而爲茂三式而爲達三育式資式而爲序三育式資式而爲和三三育之爲作乘其式而爲萌三式而爲烽三式而爲

安三資乘其弌而爲悖三弎而爲止三弎而爲靜三生弌資弎而爲息三生弌資弌而爲叅三三資之爲生乘其弌而爲抑三弎而爲用三弎而爲作三資乘其弌而爲冥三弌而爲塞三弎而爲平三生弌資弌而爲通三生弎育弌而爲幾正三此之謂變爲之道也

極數

子曰天一地二人三天四地五人六天七地八人九三極之數四十五天十有二一四七地有十五二五八人

有十八（三六九）審其數而畫之三十有九則弍（除天地人六數外有三十九數歸之於天）四十有二則弍（除人三數外有四十二歸之地）四十有五則弍（洛書全數歸之於人）生之策百一十七（三畫計三十九）育之策百二十六（三畫計四十二）資之策百三十五（三畫計四十五）遺其餘則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懸計三策之數未甚不合遺其餘七六五然後合三百六十之數易計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不如是也未敢以爲然）顯冥之道盡矣

原名

或問曰經取極名之何謂也子曰形而上者謂之天日月星辰皆天也形而下者爲之地山川草木皆地

迸命於其中者爲之人戎狄禽魚皆人也酌其源則流可知矣覩其表則影可見矣達於此者其知經之名乎

原德

子曰物无不受之謂洪物无不燭之謂明於物无欺之謂正君子體洪臨下明以脩性正以治德故曰洪明正

次爲論 並圖

生三萌三息三華三茂三止三安三煥三實三

資三用三遼三興三紊三悖三靜三平三序三

育三和三塞三作三渙三幾三抑三冥三通三

天地闢萬物生生必動動而後息息而後茁茁則茂物不終茂故所以止止然後安安則得其燠燠則實實則可以資矣資必有所用用然然遼遼則能興物不終興興久則紊紊則悖治悖莫若靜靜則平平則有序序則可以興育矣育然後和和物不終和和久則塞決塞必有作作則渙渙則幾乎正矣至正必有抑抑則冥冥物不終冥故以通而終焉上並同

唐子一卷吳唐滂撰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見馬總意林注據本書言大晉應期一舉席捲云云則撰述之成定在吳亡入晉之後也隋唐志道家並有唐子十卷原書久佚意林載十九節又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採輯除已見意林者得佚說八節合訂一卷其書論政談兵不盡述道家之言然如所謂大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群之節必嬰謗嗤之患其諸和光同塵而究意於大患在有身者乎宜其畢棄韓終而託喻元鶴也歷

城馬國翰竹吾甫

唐子

吳 唐滂 撰

舟循川則游迷人順路則不迷（馬總意林卷五）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累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輿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輿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兄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上並同

大智應物一舉席捲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意林卷五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猶震霆二句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能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脫也字又三百六十七引上二句

君子守貞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訴之謗猶傷體毛耳意林卷五

鷹隼鷙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一作瘖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毀謗噬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遥聽遥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逝丸耳其光不可見其端不可覺上並同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慼亦不知其歎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引作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歎慼也

將勿離旗鼓師之耳目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八引作將勿離旗鼓旗鼓將之耳目也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意林卷五

佐鬬者傷預事者亡同上

聖人鬬諫若甘味愚者鬬諫若荼食北堂書鈔卷九

將者聽命千里總師六師攻如雷擊戰如風行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

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暴主闇君不可生殺文選陸士衡五等論李善注

君人者秉南面之尊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發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君人者當以江海爲腹山林爲面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太平御覽卷七十六引至山林何有又卷三百七十一引云人君以江海爲腹山爲面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末二句據補

猛將之發觀乎虎而鷙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露

閉之如在鉼閉之如散星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八

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鷺成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元鶴二八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希見食銜歸煮竹根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陳耀文天中記卷五十三

仙人韓終即韓馮之兄爲宋王採藥王不肯服之終因服之遂得仙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四

蘇子

晉 蘇彥 撰

微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原注或作尾生）

車渠瑪瑙生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徐堅初學記卷二太平御覽卷十五）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文選陸士衡長安有狹邪行李善注）

夫人生一代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後漢書王

符傳章懷太子注太平御覽卷十二

夫帶方寸之印丈八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又卷九百二十四引脫遊五里之衢四句又卷六百八十引夫走卒四句叫作列貴作者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以抑馳太平御覽卷七十六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太平御覽卷六百七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舊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著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度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孫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著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房艇者趨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麗告之不悟復更告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惡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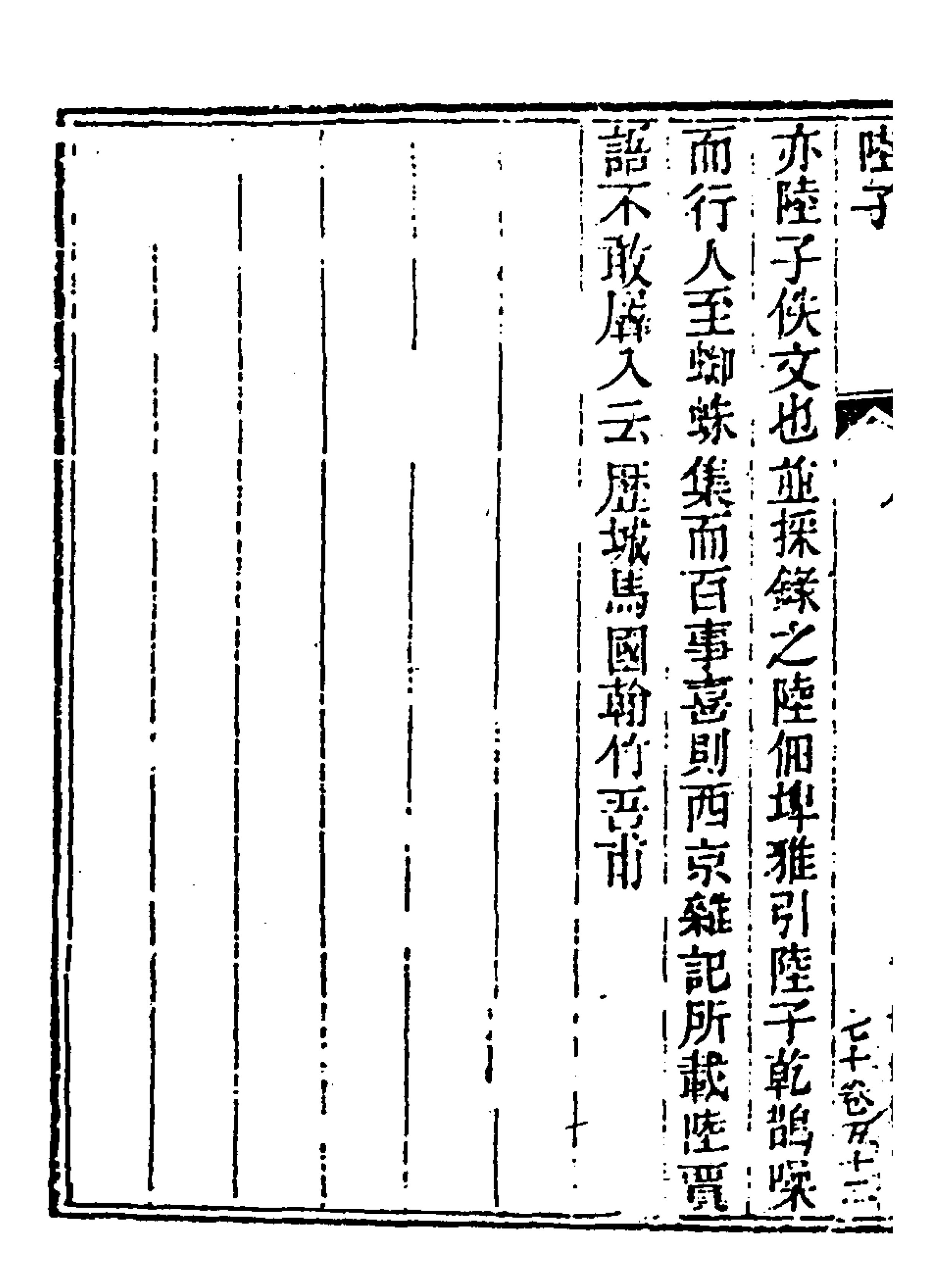
於亡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蜂以珠破體是以公孫賀得丞而啼泣知滿之有毀晨之有暮北堂書鈔卷九十九引無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三句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上四句有之據補御覽蜂作蚌破體作致敗

豕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三

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史記李斯傳司馬貞索隱引莊子及蘇子

陸子一卷晉陸雲撰雲字士龍吳人官至清河太守
事蹟具晉書本傳傳稱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
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隋唐志道家皆載陸子十卷
即新書也今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二節又裴松之
魏志注引陸氏異林一節記鍾繇事云叔父清河太
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陸氏蓋雲之猶子考陸機傳
二子蔚夏或其所作稱清河說定爲新書中語又本
傳紀雲作新書下引路行遇王弼事云雲本無元學
自此談老殊進此作書之緣且文筆與異林所引同



亦陸子佚文也並採錄之陸佃埤雅引陸子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則西京雜記所載陸賈語不敢屏入云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陸子

晉　陸雲　撰

三皇垂策而五帝聲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驟使周公御衡仲尼促節因不已也徐堅初學記卷九太平御覽卷七十六陸佃埤雅卷十二引上四句

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鍾孫嘗數月不朝鍾字據御覽補會意性異常御覽八百十九引脫此句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御覽八百十九作常伺者日必是鬼物御覽八百八十七作故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

止戶外孫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孫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孫意恨御覽八百十九無意恨二字八百八十七疊恨字有不忍之心御覽無之字然猶所御覽八百十九作斬之傷婢御覽八百十九作御婦人即出以新絲拭血覓路明日使人尋跡之御覽無之字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御覽八百十九無衫字八百八十七無著字作白衣青絹衫丹繡裲襠御覽八百十九作兩當傷左髀御覽八百十九作一脚八百八十七作一髀以裲襠御覽八百十九作兩當中絲御覽八百十九作絹拭血魏志鍾繇傳裴松之注引陸氏異林補此下有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按補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九又卷八百八十七並引陸氏異林與裴注小異

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晉書陸雲傳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一

子編道家類

子編法家類

鼂氏新書一卷 漢鼂錯

崔氏政論一卷 後漢崔寔

劉氏政論一卷 魏劉廙

阮子政論一卷 魏阮武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晉杜夷撰夷字行齊廬江灊人官至國子祭酒晉書有傳何法盛稱其秉操貞素故以幽求子自號其書隋志道家有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唐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原書久佚北堂書鈔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又三國魏志杜畿傳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七條皆紀畿及子理與恕言行當是夷稱述其先德之美引者不稱幽求省文也又御覽引杜子新語一則新語蓋新書之譌並據輯錄其說道清淡以無爲爲家宗尚老氏書入道家以此又

謂齊宣見觳觫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蓋用孟子齊
宣王以羊易牛事而誤究心道術故與儒書不能無
外駁也歷城馬國翰竹吾

杜氏幽求新書

晉 杜夷 撰

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夷求大鼎鐵夷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夷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夷功美以下州稱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志杜畿傳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

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

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求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家居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俁出爲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隖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征北將軍程(五字據魏志補)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

示之以微意恕答椿書曰泥示委曲夫天下事以
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
也而議者言凡人之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府
共調中僕得此輩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
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煩亦遺則逆君
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刻心者地正與數斤肉
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稱征北功名著者
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
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糾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

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諸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忿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尚於是遂深文劾恕

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

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元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左氏傳今存于世

阮據補志武字文業淵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玄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並同

上

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杜氏幽求子

不仁之人心懷豺虎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杜夷幽求子

銜橛之馬依櫪之駒莫不思乎原隰澤翹尾而馳陸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六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多陸也二字

扇雲從動涼風夏生太平御覽卷二十二

秋風晨厲則慘然多悽太平御覽卷二十四

以舜禹之登庸觀孔氏之窮厄不似跛鼈之與晨驥乎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弓折由射之數劍歎因用之者多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鶉蛟絆蕤棄其非法劍蛾眉鑷求其肝膽非玉精誰能知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

珊鶉鏤絆呼名翹陛不可化也

孙淵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同上

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太平御覽卷四百二

蓋道清淡以無爲爲家恬慮寂靜玄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同上

袞衣博帶高冠厚履佩以珠璣結之纓蕤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七

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齊宣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戀赴谿谷而有遂身之志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堯時獲獬豸縛其尾以爲帝帳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引闕卷下

衆儒覩春秋之記錄政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爲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

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為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為生熟而復俱美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杜子新語案新語蓋新書之訛傳寫者失之

孫子三卷晉孫綽撰綽有論語集解已著錄經籍隋唐志道家並有孫子十二卷引或稱孫綽子今佚輯得二十餘節書詮元旨有飄飄欲仙之致而如譏譙周勸主降魏及道德王霸之稱號則亦出入乎名法諸家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孫子

晉 孫綽 撰

譙周說後主御覽引無後字作勸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御覽作謂天
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亡
則亡之御覽無二之字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御覽無矣字
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
御覽作大哉蜀志譙周傳裴松之注引孫綽評
君之正道哉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孫子
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瑞雲之
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逮

辰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九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二十六引黃帝極天衢何又引彭祖前驛二何彭誤作遠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北堂書鈔卷一百八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堂詩李善注

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

真人在冬則松竹也同上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求珠旨哉言乎文選劉孝標論

交論注又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注引無末句

或問雅俗曰深淵殊流雅鄭異調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藝妙者以入神造化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擊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太平御覽卷十三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爲而治者道也爲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貴不入義也太平御覽卷七十六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上干坐傍陰敗國一作四閉有人曰一無有人曰三字當衍東極之七十一卷中

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一作支釣魚爲餅不足充飾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又卷八百三十四又卷九百五十二又卷七十二引海人曰橫海有魚一吸航頃之波

銜轡銜𧋍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與籍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爲治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與籍文章之言也理出於天辭宣於人同上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㮚棟阿衡之才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廈之起

貝矣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四

剡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檝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鐵金洪爐盜跖不貪鴆肉在俎餓徒不食太平御覽卷八百四

火光明于天者熠燿何施焉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

北阜有木焉名曰時好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是陸佃埤雅釋魚

孫子

苻子一卷晉苻朗撰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氐人苻堅之從兄子也仕秦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降晉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晉書載記有朗傳稱其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隋志二十卷唐志三十卷並入道家今佚楊愼丹鉛總錄以苻子與桑子並論以爲不特世無其書並罕知其姓名王世貞駁之謂其書道藏有之今徧撿道藏全目實無苻子弇州大言欺人耳玆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四十餘節校錄爲卷中多春秋遺

事足資考證文筆頗似抱朴子據本書有郎棄千金之姻把符子而趍抱朴子趍謂曰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之語似抱朴郎之門人也諸書多引作符子符苻形近而訛據晉書訂正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方外

晉　符朗　撰

太公涓釣於隱溪（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路史注涓作渭溪脫於字）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御覽九百三十五無矣而二字路史注作不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御覽九百三十五作魯連聞而觀焉路史注作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路史注涓作渭御覽九百三十五石作於脫且字）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御覽九百三十五脫文字而竿則路史注仰作伸脫及字而字）其膝所處之石皆若臼其跗觸

崖若路（路史注作滄處成曰對解成路）曾連（路史注作季逑）曰釣所以在無

無魚何釣太公曰（路史注脫太字）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

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方吾猶一朝耳（路史注脫念蓬萊四句末句作吾方之猶一日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又卷八百三十四引符子方外至釋笮路史後紀卷四羅苹注案諸書引符子惟此節有篇目可考故置於前其無篇目者依書次錄後）

志存四海之外（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十二）

朗家楚朗棄千金之劍把符子而趨抱朴子趨謂曰

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符朗不應（符朗何辨御覽補）夫千金

利劍剞劂之所存焉符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引朗家楚王而起下接曰夫千金以下又卷一百二十二引符朗子云朗棄千金之劍下接抱朴子至存小乎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四引同下多符朗不應句互校補訂

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麓之履莎裳褐衣北堂書鈔作麗笠兼莎裳褐據御覽訂正綴步而去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三引無末句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五字據御覽補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于檐廡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

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谿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榮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十一太平御覽卷八十北堂書鈔卷卜二引云坐華堂森如松生于棟而雙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之一作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逆不能爲君之勞矣藝文類聚卷十一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四百二十四

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

事而以辱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尚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役矣君焉用煩煩焉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遂循而去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豢豕若使曰豕也非大圄不胡非人便不珍藝文類聚無豢豕若以下一十七字據御覽補於今年

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藝文類聚作於今百二十歲御覽無於字邦字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豕不祭之藝文類聚無王乃命豕宰至殺之有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一句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夕乃見夢於燕相御覽無豕既死三字藝文類聚無夕字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藝文類聚無此三句據御覽補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御覽無今字而作得無也字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厥君之

思將報子死焉御覽無而浮舟至此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御覽無後字於作乎末句作銜鐙而獻藝文類聚卷九十六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一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作鄭人有獻燕昭王大家者卒大豚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今使君之靈而化始得為魯津之伯也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九引云鄭人獻大家於燕相令庖夫烹之家既死見夢以下並與初學記同

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陵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泳於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非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質應而人以僞求乎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東海有蓬焉冠蓬萊而浮（藝文類聚無浮字據御覽補）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類邁於群岳（藝文類聚無之峰七字據御覽補）沈沒而下則隱天之邱潛嶠於重川（藝文類聚則沒而下潛於重泉據御覽補）有紅蛾者聞而悅之（御覽紅作蛾無者字有之字）與群蛾相要乎海畔欲觀之行（御覽作欲潮瀧焉）月餘日蓬萊未出群蛾中將反迴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群蛾曰此將蓬之作也（藝文類聚脫日蓬萊三字及蛾中將反至震之二十六字據御覽補）數日風止雷默（藝文類聚無雷默二字據御覽補）海中隱淪切（御覽脫論字論作底）其高槩天或游而西群蛾曰彼之冠山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壤封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御覽引止此其下無乎字粒下無也字壤封作封壤末作伏乎窟穴也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藝文類聚卷九十七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七陸佃埤雅卷十引云鼇之冠山蛛之戴粒其於逍遙一也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御覽有晉字及中二字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御覽有而其字執豸以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御覽無乃撫八字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德薄矣御覽作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御覽作曳其網曳其繩御覽無此句執豸而食之御覽作而執豸以食之

延壇儒補校

況乎人之智（御覽之下有有字）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御覽無孰不二字）告犯曰公子愼勿言也君終行之（御覽無作字）則有邪有嗣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七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八）

楚之交子曾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御覽有三子二字）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蓽戶不扉（御覽戶作門扉作扇）蓬茨不翳而高（御覽作蓬）歌不輟（初學記卷十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五）

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初學記卷二十五什居）

易六帖卷十二

有蟜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涯未大騁於天下初學記卷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

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太平御覽卷三又卷四

水生於石未有焐山而溺者火生於木未有抱樹而焦者太平御覽卷五十一又卷九百五十二山作石樹作木附於字據補

黃帝將適昆侖之邱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赤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詔容成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邱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北堂書鈔卷十六引黃帝驂赤虬句又引適昆吾之邱句

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於玄圃子直代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爲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太平御覽卷七十九 北堂書鈔卷十一引息駕爲元圃 可

舜禮禹於洞庭之野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樂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

石也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予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于就炮烙之刑吾觀予亡予知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故涉新我桀而人不知有武而趨乃赴火而死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四百五十七引龍逢諫桀曰臣當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乃笑而應之曰子且就炮之刑龍逢有武而趨赴火而死者字及有武四字據補又六石四十七作忠我炮烙下有故涉新我八字據補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名三桓而議之乃謂左邱

明日寡人欲以孔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邱明曰孔某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遂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不以三桓謀而召孔

子爲司徒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又卷六十九十四引云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裘不可得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一鍾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一

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太平御覽卷四百四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九

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多多然以天下

姚吳俞補校

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

惡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惡子曰施方來過潁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借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借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六

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其陰自移而徙衽以從

陰及至韓反扉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逃蹤之潛於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疾是巧於用晝而拙於用夕奚不處曜而辭陰反林白露此亦愚之至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九

陶之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鼓踞拊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吊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悟何鄰人之不通也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

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相之曰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州歸哀

者食毋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毋爲之災今太子非子之不吉但其王爲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一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淵蚌鏡以耀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　藝文類聚卷七十引作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照明故鑒人也

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漢王聞宋滕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滕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

先生而委國政焉求滕子提恭而嚴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草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猶亂天位倒置人倫滕不願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

天雞廓奚野人猶有罕窮之勤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也食非丹不食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以延生啖藥以養齡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下安其族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闇避燈而死者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又卷九百五十一 陸佃埤雅卷十九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藝文類聚卷九十三引多脫略

吾與元子觀東海釋駟而升乎峨山來中路而忘馬苻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苻子曰六合不可忘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觀之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鄉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鄉謂與之從此觀之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財賄矣方欲珍懸黎含金玉其得之耶晏若晏嬰曰臣聞瑰玉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

弗先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非珍乃爲君之患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七

務光自投廬廬江之伯以赤鯉送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六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僧有隱者周豐往說曰臣嘗晝寢惝然聞羣蝨之鬬乎衣中甘臣膏吷之肌珍臣項膂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大半蝨父止之曰我與爾所慮不過容口奚用爾爭交戰爲哉羣蝨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爲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

知窮謂君羞之爵侯曰諸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木生蠋蠋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鄭推卷十引云石生金木生蠋

苻子與元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木淵上陰百丈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邱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其猶木大守脂瓦雞司晨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引其猶二句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人探其眾之

七十一卷二十四

煩者伐之其交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攜老持子逃遁栖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四

鄭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少子一卷南齊張融撰融字思光吳郡吳人官司
徒右長史事蹟具南齊書本傳孔稚圭答蕭司徒書
云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
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通道佛云云阮孝緒七錄
載少子五卷隋志云梁有又云亡唐志不著目佚已
久釋僧祐採入宏明集南齊顧歡傳一引其略稱門
律本傳載有問律自序問律疑門門律並振新錄其
書究明二氏大旨謂百聖同投本末無異周顒山茨
與往復論難倒兵乃已史稱融元義無師法而神解

過人自黑談論鮮能抗拒自序其文不阡不陌非途

非路亦可謂善自寫照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問律自序

南齊 張融 撰

吾文章之體多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
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
我顚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淸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
利舉價加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
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
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
爾曹當振綱也南齊書張融傳

門論

吾門世供佛彭氏夲道道也與佛道殊無二寂然不
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
偶五帝之禮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
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用思誣謂
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
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
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
侮於道本耆於三何兩孔周則判山茨　梁僧祐宏明集
南齊書顧歡
嫏嬛館補校

傳引張融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至爲常一耳

少子致書諸遊生首同張融自爲哀鳴於將死人苦言於就盡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柁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遠不緩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兒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道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宏明集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岐其門則參子無頤誠不待奬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

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寘雄也其敎流漸非無邪弊
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拾舊懷粗有涇渭與徐之
際不王朱紫但蓄積懷抱未暇厝言耳途軌乖順不
可謬同異之間文宣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以非
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
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其極言且略如左遁開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
而遂通逢迹成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
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

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資義極虛無般若所
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
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
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
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
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
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

為常一鴻乎大澄本雖一孰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己翔其所集周之間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與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覺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漲馳佛道無兒二乖（南齊書引作求）求知高鑒緇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承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與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何沿教而見矣自應應由環杖悠然日鑒儒墨闇闇從來何諍有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

姚振宗補校

用宜即夫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閱從要同上

南齊書顧歡傳引周顒難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至其有旨乎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而無侮道本吾則心持梵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汝明東

答周顒書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鄉日夜湮沒平生所因橫搶而草所以挈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中陰數感十應通源究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績遐情妙見正析既述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

為能知所知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趣於道可知
必知所趣而下士肯情波煦鼓欲神精明驅動識用
沈蕩所以倒心下灌照陷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
停虛任辯載營抱壹居凝道靜唯道也則照無所沒
晚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
得乎使靜而不怡道亦汁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
神繇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遐極所以一為性遊
銜且譽猖狂躁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宁內似救生
靈曰速志照足下圖象以把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

常一豈有三而道無二覺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

直其綱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

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暨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

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

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瓊

當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觸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獼釋然而

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

其神遼邈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雜合執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横著之既已深御之必方淺所以吾下之翁且識即色順其所有不嚴其情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入時欲無既可西風盡爆而致南精夕夢淡魂中渺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詞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免

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將宜
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
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邪於佛也道佛兩殊
非鳬則乙答彼周曰非鳬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
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緣識本
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
存卿欲必由轍其蹤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旨治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求壹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有節耳

周之問曰自應麈巾環杖悠然自樂儒墨閒問從求何郤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碎自玉以泯鬬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川堯乙斯自麈巾之登負頭上環杖之自跡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行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謝於道
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
卿尙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道而於集道復何
嫌且實聖宜本迹匪情慈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
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
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園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兄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答本末但其巽更以遜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者自縱橫沷出

周顒重答書

周顒頓首末可以逆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途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而無謂君則秋悵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謂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
以若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覆其情貴其所
無漸情其順同之問曰若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
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
不獨出於鄙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
人識其無老氏之貴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
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

奪情暴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擯絕於羣家耳此並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兹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象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遊詐尙潛涉異貴徼是道家之所以有抑宏敎前白所謂道老貴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敎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機援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俟既說衆機自泯足下猶欲抗道源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歸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道源曰尙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
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並出對分
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
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存坐廢於色空登老
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
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
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

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問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㘏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斯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

鄒振儒補校

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濫倘蹭餘
慮惟足下其時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
耳
道源曰非鳧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咨又
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
得意有本何至取敎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求一於佛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
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敎有之足下所取非
所以何至取敎也曰學之本卽在敎跡謂之鳧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目目擊高情無存老
蹟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
於何地哉若謂採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
眞謗實義淤文可見矣將淤於道竟而得之乎爲淤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淤而玄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
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閒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
之空負頭上拔杖之自證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

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明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庇巾之士執虛無而來前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鬩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庇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齒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寧尙無疑其集佛昔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疇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曰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

尠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圖道故先屬垣隙周之間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直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上竝同

夷夏論一卷南齊顧歡撰歡有周易論語名注已著錄補編齊書本傳云歡以佛道二家立教之異學者非毀乃著夷夏論又謂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隋志道家著目一卷云梁二卷隋代已非完帙唐志不著錄今佚惟齊書及南史本傳載其略茲據錄之夫釋老二教皆背中道而旁馳佞佛者固失談元者豈即爲得存其說以著受蔽之故袁粲駁附見本書拾補梵夾亦未足鍼砭于膜理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夷夏論

南齊　顧歡　撰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

昭五典苁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此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

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
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
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
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蹤
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喧鳥聒
何足述効

道人通公駁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
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

法益中竊善反以成蠱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
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
恭道以三繞為虔不尚踧踖為肅豈專戎士爰亦茲
方襄童謁帝膝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
華乘者常安戎若行交路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
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
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
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
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

氏出世爲宗發軫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
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
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
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
歎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
呂尚盜陳恆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
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
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冊

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
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來
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
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
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
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
今佛旣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
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

在何許君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南齊書顧歡傳 南史顧歡傳 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十三引道經曰至无量壽前後約本傳之文